

第一篇

恶讼魁首谢方樽



满腹诗赋屡试不第，讼事预闻游刃有余，
两江总督谦躬求教，莽汉淫娃膜拜顶礼。
诡智狡谋讼棍魁首，望穿黑水落没凄凄。

第一回 怀利器落魄不逢时 降淫潦褰裳难涉足

古语说道：英雄造时势，时势造英雄。天地之大何患无才，不过也有幸有不幸。碰到乱离之世，天下纷争，群雄角逐，有才的人很容易显他的本事，展他的经纶。或是遇到明主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像张良、刘伯温之类，名垂竹帛，功盖万世，也未可知。就是才学次一等的，也可以附着骥尾，不失为陈平、宋基之流，正是英雄的幸事。若是碰到太平时代，那就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了。环境好的还可以静心研究学问，希圣希贤，成就他的事业，古往今来多少名师大儒，也未始不在太平时代产生的。若再不幸，四面环境不好，那正糟糕了，于是，便想出种种方法来，作恶地方，为害间卧，把他满腹所积贮的能耐，一一在不正当的途上发泄出来。旁观的人不知就里，还要说长道短，或是羡慕着他，或是厌恶着他，其实哪里知道他的本心和他的命运呢！

诸位不信我的话吗？我现在写出一个人来给诸君瞧

一瞧。这位是谁呢？就是满清时代大名鼎鼎的恶讼师谢方樽。

谢方樽是江南常熟人，世居辛庄乡，数代寒士。谢自己也是一位秀才，从小就很聪慧，四书五经，不到十岁都已经读熟无遗。到十五岁，连诸子百家都能诵读，正是过目不忘。十六岁进了学校后，连去乡试过八次，每次总是荐卷，但文章无灵，造物忌才，房官尽管把他的考卷浓圈密点地荐给主考，主考总是瞧他不中。古人说的好：文章自古无凭据，惟愿朱衣暗点头。谢方樽尽管满腹诗书，无奈朱衣不来点头，没得法子，只好自叹命薄，安居乡下，过他的贫苦生活。

他一生只有二位好友，一位叫沈卓吾，一位叫刘子貽，但也是很穷，不能帮助他什么。

我上面说过，有才学的人一定不肯安分守己的，一定要想出种种方法来发泄他的本事。谢方樽也逃不掉这个例，就在乡间替人家管理各种争执的事。辛庄乡本来是一个僻陋的地方，没得多大人物。谢方樽既是一位秀才，还有了很好的学问，自然人家也信服他，不论地方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总是要去向他请教，俨然是乡间的一个土知县。这是谢方樽的出身，以下我就慢慢的一件一件叙述他干预讼事的成绩了，正是神鬼不测、妙绪环生，好比诸葛亮的用兵，有不可思议之妙。

谢方樽的住宅前面是田岸，后面是条小河，河身虽不怎样阔，但人家来往总是不很便利，幸有一条小木桥可通。旁有一块无主荒地，已是生满蒲芦，中间藏着一口棺柩，也不知是谁家的，也不知是何年月日厝在此地的。

一年秋天，忽然天降大雨，河水骤涨。一条小木桥

本来是破旧不堪的了，一经大雨，折为两段，被河水一冲，就随着水不知去向了。那口棺柩平素经着无数的风雨，也是不成样子，这次遭着大雨也被河水卷入河中，沉了下去。不到几天，棺盖松了，脱离了棺身，独自浮在水面上飘来飘去。乡人因为小桥去了，来往不便，正想法捞寻，恰看见一个棺盖在河面上浮着，就把它捞起，一看恰恰和小桥的长短差不多，便用钉两头一钉，铺在河面上，暂时当它做桥用。这也不算什么。

再过着几天，河水渐渐儿退下去了，河底下沉的一口无盖棺柩也瞧得清楚了。被一位无赖叫李志先的看见，忙把它捞起去厝在自己田中，硬说是他姓李的棺柩，便到县里去告状，说乡人朱振公毁棺盗尸，并指着权当小桥的棺盖做证据。

朱振公是什么人呢？原来就是李志先的乡邻，平素和李志先本有些仇隙的。这次棺盖捞起后铺在河面上，朱振公也很帮忙，两头钉的四只铁钉也是朱振公去到家里取出来的。李志先见着这样，以为有机可乘，就借此去投禀告朱。朱本是一个乡农，怎样当得起呢？就去恳求谢方樽。

谢方樽那时虽要干预地方上各种闲事，但还不靠干讼过活的，也并不要人家送什么财礼，不过人家有事情去托他，他就预闻预闻罢了。朱振公把这事去求他想法，他道：“这事本来不干你的，就是县里来勘验，传了你去，也未必当真把你做开棺盗尸办。况且，地方上还有许多公正人，都肯出来替你作保，就是我也是愿意保你的一人，你可放心。但官里不分什么皂白，抓了去总是凶多吉少，就是审问清楚把你开释，也够得你受用了。我看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况且李志先的意思在报复旧

恨，这口棺柩究竟是不是他家的，还是疑问。不遵这事我们无从调查，时候也来不及，我听说他投了禀进去，已经快要十天了，官里已经批准，三五天内就要来勘验。我看不毒不丈夫，不如你先下一毒计，反咬他一口吧！他既然下得毒手，你也何妨诬陷他呢？”

究竟谢方樽说出什么计策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烧残棺有心毁凭证 易旧匾故意设网罗

谢方樽听得朱振公问，微微地笑道：“法子是的，但须要分两步做。你今夜晚上，先叫几个和你要好的人到李志先田里，把那口棺枢烧毁，再用力把他的那块田地用土填平，灭去他的痕迹，看他明天怎样。”朱振公道：“这事恐不行吧？在河里捞了一个棺盖还打起官司来，不要讲烧他的棺枢了。”谢方樽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去好了，横竖有我在此，搅出乱子来惟我是问。你放心去干吧，我自有道理。”朱振公听得，果然照着他的计策，当夜就去把棺枢烧了。

第二天李志先瞧着，忙去报告地保，并到县里去禀报，说棺枢又被人家偷去了，并说这恐怕又是朱振公偷去的，好湮灭证据，请县里快来勘验。县里得报，就带着差役下乡来。

谢方樽听得李志先上县去了，便叫朱振公跟着他去到附近一只土地堂内，拿一个旧匾取下，再跑到河旁悄悄地把棺盖撬了起来，拿土地堂里的匾换上去，把旧的四只钉也丢了，换了四只加一倍大的铁钉把这匾额钉了

上去，恰巧大小相等，长短也正差不多，粗心的人一时竟瞧不清楚。朱振公大喜，又忙问道：“这个棺盖把他烧毁呢还是丢到河里呢？”谢方樽道：“你不要慌，我还有法子。我前天不是和你讲过，叫你反咬他一口吗？今夜晚上，你就把这个棺盖悄悄地藏在自己后面的竹园里。你和李志先不是贴邻吗？你就去在竹园里靠李宅的一面掘一个坑，把这个棺盖藏在里面，再在坑的那面须要靠近李宅的，用力把土掘松，直到李宅的篱笆为止。但掘松以后，仍要填平。然后，再把坑的上面用土填结，须要一毫痕迹没有，你才可安心了。隔几天官里来验，我再来教你口供。”朱振公听得，一时莫名其妙，但又不敢违拗，只得照着他计划行事。

李志先从县里回来，忙预备着官里来验。先到河旁一看，哪知棺盖不见了，已经易了一个匾额。李志先大惊，慌去问地保。地保回道：“你事前又没有和我说起，又没有叫我看顾，我哪里知道。”李志先一想：这事不妙了，一定又被朱振公藏了起来，使得我没得凭证。这怎么好呢？转念又想道：不要紧，附近一带荒坟很多，我今夜不妨去偷一个棺盖来换了上去，好在两头的四只钉是朱振公的，不怕他不承认。想到这里，心又一宽，默不做声，向地保辞了出来。

当夜果真去偷了一家的破棺盖，去换上了。就把土地堂的匾额去盖了那口棺柩，用土掩平了。人不知，鬼不觉，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，静待官来勘验。

第二天，朱振公也看见了，想道：我前天已经换了一个匾额上去了，怎样今天又是一个棺盖，难道别人又去换了吗？忙再去报告谢方樽。谢方樽道：“不妨，这定是李志先自己去换的，你听他好了。官来了，我自有

道理。”朱振公还是惊疑，恳求谢方樽想法，谢方樽道：“你放心，有事惟我是问，你不要再害怕了。但地保方面很是紧要，我须要自己去和他讲一声才是。你既然托了我，我总保你没事。”说着，站起来就去招地保。朱振公也要去，谢方樽道：“不必，你去了反为不妙。你安心回家去吧，有事我还来招你。”朱振公没法，也就快快的去了。

谢方樽出门后，先到河旁一看，果真又是一个棺盖，上面已经有些儿腐烂了，知道一定是李志先做的勾当，定是去偷人家的。但不知是哪一家？因就扬言道：“我家祖坟上失去了棺盖一具，改用土地堂的匾额盖上，这一定是被人偷换去的。我昨天走过这里，还亲眼看见此地的桥面是好好儿一个土地堂匾额，怎样到今天会变了一个棺盖？这棺盖又是我家祖坟上的。到底是谁弄的把戏，我非去禀县不可。”逢人便道，一直跑到辛庄市上，也不去招地保了。

那时，朱振公、李志先都听到了。朱振公还不怎样，李志先却暗地发急，心想：我昨天怎样糊涂到这步田地！我何不就在自己的祖坟上去偷换一个，要到别家去偷呢？！我本来想诬害朱振公的，这么一下子岂不弄糟吗！就慌忙去见谢方樽，悄悄哀求道：“这事是我自己的一时糊涂，请你原谅我。偷取的时候只知道是无主荒坟，不知道是你家的，请你开恩些吧！我今夜再去调换好了。”谢方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愿多事，但你今夜总须调换才是。从前的一个棺盖，我想总是朱振公藏去呢，官来了后，你可以请官到他家里去搜查，你何必要去偷人家的棺盖，自己干犯法的事呢！”李志先不知是计，一想倒也不错。当夜，果真把土地堂的匾额

仍旧调了上去，也不另想别法，专心去调查朱振公的家里有无棺盖藏匿。

不到两天，知县下乡了，照例先传到地保问话。谢方樽就去招朱振公，教了他许多供词，并说道：“我还代你做张状子在此，等到官勘验后我就替你投进去。这么一来，保管李志先无容身之地了。”

究竟供词怎样？结果怎样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搜棺盖知县受欺蒙 勘桥钉原告遭申斥

朱振公听了谢方樽教的供词后，得意洋洋地回去了。刚刚跑进大门，地保已和两名差役来传他去问话了。

见着官后，官问道：“这条小桥是原来有的吗？”朱振公道：“小桥是原有的，但不是这个，上个月已经被水冲断了。后来，我们一班人因来往不便，又没得钱另造，就到附近土地堂里，把一个匾额取下铺在河面，改做小桥。土地堂里已经没得人经管了，所以去取了来也不妨。大老爷不信，可问旁人。这两头的四只钉，还是小的家里去取出来的。”官道：“现在李志先告你盗取他祖坟上的棺盖，来铺做这里的小桥，有这回事吗？”朱振公道：“并没这事。他祖坟上失去棺盖，小的也曾听到。但究竟怎样，小的并没知道，也没有去偷来做小桥的事情。大老爷不信，可细细瞧这个桥面好了。”官道：“你去拿这个匾是一个人去的，还是和旁人去的？并且是你一个人的意思，还是别人叫你的？”朱振公道：“搭桥的意思是附近一带都想起来的，并不

是小的一个人的主意，实在因为来往不便所以才想起来。讲到匾额，是小的和李志先去取的。”

官还要问下去，李志先慌忙叩头道：“小的并没有这回事，也并不知道这回事。这条桥搭成的时候，小的并不知道。后来一看，知道一个棺盖，还不在意。哪知过了几天，走过田里，看见坟也破了，棺盖也不见了，才知朱振公造搭的桥就是盗取我祖坟上的棺盖，尸身也遍招不得，想也被他丢弃了，就到大老爷案前禀报。隔了几天，大老爷没有来，那口空棺忽然也不见了。小的慌忙再到大老爷案前控告，并还报告保正。第二天回到家里，哪知连铺在河面上的棺盖也不见了，变了一个匾额，想必被朱振公偷换去的，也曾报告过保正，请大老爷明察。”

官问地保道：“这事究竟怎样？你做地保总该知道。”地保因为李志先起初没有去报告他，心里对着李也有些怀恨，现在看见官的情形似乎也有些不愿多事的样子，就跪上去回道：“起初搭桥的时候，大家商议办法，小地保也知道的。后来怎样，他们并没有和小地保说起。小地保住在市上，此地并不是必经之路，实在不得而知。前天，李志先来报告失去棺柩，才知道有这回事。小地保跑到李姓的坟上一看，也瞧不出什么。本来就要到大老爷案前禀报，因为李志先自己来了，所以小地保也没有。余外不得而知。”

官听他讲后就把公案一拍，向着李志先道：“你既然坟上失去棺盖，知道铺在这里做小桥，你就应该就近报告地保，什么要径来报告本县！既然投了状子，就应该好好把祖坟保护，何得连棺柩被旁人偷去？！你自己干着何事！现在本县来乡勘验，忽然连做小桥的棺盖也

报告失去了，换了一个土地堂的匾额，到底是什么勾当！本县看你也不是一个好东西！现在着你自己去查，查到了再来禀报！”说着，又向朱振公道：“你也不能脱卸这个干系！究竟你知道他的坟上失去棺盖没有？你既说这个匾额和他一起去取的，怎么他现在来告你盗取他坟上的棺盖？”

朱振公未及回答，李志先慌忙向官磕头道：“这是小的一时糊涂。棺盖实在是被朱振公偷去做小桥的。现在换了匾额，想是他知道闯出祸来才去换上的。请大老爷再派差役到他家里去一搜，或者他把棺盖藏在家里也未可知。”朱振公道：“小的实在没有这回事，请大老爷去搜好了。”官道：“去搜一搜也好的，但是再搜不到，李志先，你怎么样？！”李志先道：“小的想去，一定在他家里。”官就命李志先和地保带同四个差役去搜查。不到一回，来回报了：棺盖果真在朱振公的家里后面竹园里。

官正要喝问，朱振公先哭诉道：“这事小的实在不知，实在冤枉，恐怕是李志先故意诬陷的。小的竹园是和李志先的竹园相连，只隔一层篱笆，恐怕是李志先故意去藏在里面的。若果真是小的去偷取的，怎么不去烧掉，或是丢在河里，要自己去藏在家里？！况且，他又说过偷去棺枢！这次请大老爷到小的家里去搜查，怎样又单说棺盖藏在家里，要紧的棺枢却不提起？好似他早已知道这棺盖藏在小的家里的，这就是可疑了，还要请大老爷申冤。”

官一听，倒也不差。再问去的差役和地保道：“这棺枢在竹园中哪里搜出的？”差役回道：“小差人初去的时候，各处遍招不得，正要出门，李志先道：‘里面

还有一个竹园，也要进去查一查才好。’小差人等进去，也遍招不得，后来，李志先又要求搜他的地下，才在左面篱笆底下搜出来的。”官问朱振公道：“左面的篱笆外是谁家的土地？”朱振公道：“就是李志先的竹园。”官想了一回，喝道：“你们究竟是怎样的勾当？！”李志先道：“小的和他虽是贴近，但隔着一个篱笆，总是跑不过去，一定是他自己藏的无疑。况且，棺盖上没有钉的，这里有四个钉洞，一望而知是他拿来做过小桥的。”

官就命差役把棺盖铺上去，正是大小、长短恰配。官再离了案，跑下来俯身细细儿一看，忽然厉声向着李志先道：“本县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！现在果真被本县瞧到你的破绽了。你好，你自己来看！”

究竟官看出什么破绽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气盛言宜公门投牒 风凄月冷墓道陈尸

原来，官在棺盖的两头一瞧，见钉洞很是细小，和现在匾额上的钉相去很远，知道一定不是在这河面上拿下去的了。官对着李志先，本厌恶他小题大做；到了乡下，瞧得各方神气益发地不满意；还加了一件证据又没得；现在招到了棺盖，又见得钉洞的大小不符，所以竟厉声喝问起来。

李志先不知道什么，忙跑上去瞧，一时竟瞧不出什么，反呆着脸不敢做声。

官瞧他神气不对，益发疑心他栽赃诬陷，也不问什么，喝令把李志先押解回署，朱振公取保暂释，就下船回去了。

朱振公本来是很害怕的，现在没有什么，很是得意，就去见谢方樽，重重地道谢。谢方樽道：“事还没了，你且慢得意。现在我替你做张状子，你明天赶快投进去，保你就可没事了。”说着，就提起笔来，起了一张草稿交给朱振公。

朱振公知道谢方樽说到这样定有把握，也不去问他

什么。到了第二天，赶紧上城投了进去。

不到七天，县里已经批出来了，只有十五个字：

状悉。案已明白审结矣，毋庸多渎。此批。

听得李志先被责打了八百板子，收禁一年，已经了案。朱振公很是欢喜。

原来，官带着李志先回办，时已不早，没有审问，先押了起来。第二天，见了朱振公的状子，觉得头头是道，有条不紊，李志先实在敲诈不遂，栽赃图害，真是地方上的害虫。因就把李志先在押所里提出来，问了不到二十句，喝令重打八百板子，收禁一年了事。可见谢方樽这张稟词的狡恶了。我现在觅得他的原文在此，请看官们瞧瞧：

为剖晰冤抑请求究办事

窃民久居乡里，务农为业，从不敢违法作恶，为害閭里。

兹者秋潦大作，桥梁为折。民等以一水盈盈，渡涉不便，因共同商议，由民与李志先往附近无主土地庙内取得匾额一方，用作桥梁，以利行人。

乃事隔数日，李志先忽然谓民盗棺毁尸，投稟案下。使果属实者，何不先就近向民质责，更何不就近报告保正，出为解决，而必欲跋涉公庭？！盖李志先固欲以此相恫吓，而不料明镜高悬，竟下乡勘验也。迨知事已弄巧成拙，无可挽救，因复捏报棺柩失窃，以自饰其毫无凭证，蒙蔽官厅。不然，何以先时不报保正，而于

此独唤保正当场？！且失窃棺枢何等重大事，较之仅一棺盖相去远甚。乃投稟而后，寂然无声，其为虚伪不言可知。

至民竹园内搜出棺盖一事，更为可疑。使果民藏匿者，何以他处不可藏匿，而必欲留在家内以自实其罪，天下岂有如此之笨伯？！民纵愚，当不至此。而李志先事前之坚指民藏匿家内，请为搜索，以及临时之嘱咐差役在竹园内地下搜查，其情更为可疑。使非彼先藏伏其内者，何由知此？！臣民果有此层惧祸意思，何不于其未失去棺枢时潜为回置棺上，以省事端？又何必于事后藏匿？

彼又控民偷盗棺枢。使果不虚者，何不与藏匿棺盖同时为之，而更欲分数日以行之，不虞为人撞见乎？

况李志先第一次失去棺盖后，既应牢牢看守，何以又有第二次之失窃？第二次失窃后，更应虑及罪人藏匿匿据，为图赖之计，何以又一无防守有第三次之失窃？且第三次失窃后，又何以不急报案下？其中情节，固不俟民晓晓●渎陈，已无逃宪台之明鉴也。

不仅如此。李志先如非与民同任搭桥之役，又何以由知此桥为民所搭？更何由知两头之钉为民所有？根本已自可疑。而棺盖之并未搭桥，更在洞鉴之中，无俟民再为剖析也。

民与李志先素世邻居，干糍之愆●、睚眦之怨●在所不免。乃遽以此相诬，陷人于罪，其情可恶，其心可诛！而戏弄官长之罪，更难逃三尺法也。至盗尸一饰，

① 晓晓：读 xiāoxiāo 乱嚷乱叫。

② 干糍之愆：读 gānhóuzhīqiān，此处意为邻里间的磨擦、过失。

③ 睚眦之怨：读 yáizhīyuàn，象瞪眼看人这样的小怨恨。